

稍偏柑仔 張玉芸

孩子啊，
並不是每一顆橘子都有亮麗笑容，
有一種受傷的，習慣性側身轉頭的。
你看，他們表皮曬傷，
好像一道傷疤。

孩子啊，
有圓圓笑臉的，
我要帶出去，
用他們的笑容代替我拙劣的口才，
以便養家活口。

但是，
孩子啊，
這些帶不出去的，
總是偏頭害羞的，
半邊果肉特別多汁甘甜哦。

從小吃著稍偏橘子的孩子，
長大後，擘開圓圓的金黃柑橘時，
心裡卻開始思念起，
那些帶不出去的，
酸又甜的滋味。

(2007.7.11)

野臺戲 吳昌崙

廟埕裡，時間被燃成裊裊香煙
瓜子、花生、蠶豆和開心果
嗑了一晌午的閒話
烏龍茶壺裡卻沒見水落石出
到底，菲律賓海域遭誤殺的漁夫
有沒有人該為其償命？
到底，誰殺了退伍前夕
關在禁閉室裡的陸軍下士？
到底，國會議長涉嫌關說
總統強勢主導黨政制裁
何者才算介入司法？

戲臺上，幕後配樂亂板走音
老丑刻意放聲狂笑掩飾
滑稽的臉妝顫裂粉底
掉了戲臺一地。
苦旦悲從中來啜泣難止
涕淚暈花了腮紅胭脂
哽咽的袍袖隨風抽搖著
那是真摯的內心戲！
看出來的是
唯一的觀眾
一張空蕩的板凳

追憶楊逵與東海花園的一片光景 陳胤

一支蒼老的鋤頭仍持續
與泥壤協商，詩的定義
濕濕紅紅的，是血是汗還是
鵝媽媽出嫁的尊嚴？
啊，沒關係！
不必再與魔鬼爭論
關於悲憫的種種
土地，會含淚在貧瘠闖黑中
綻出燦爛的 生命之花

一根硬骨，瘦瘦的
就立在大肚山邊，頂著
一片單薄 公義的天
樹彎下腰跟蝴蝶勞動著
野草，也勞動著
一鋤一鋤的風，讓故事
與玫瑰，一起長了翅膀
鋤頭真的老了
我為一個受苦的靈魂
撐起一把黑傘
詩的春光，還是關不住
從歲月巨石下，無止境
蔓延……

(2013/05/01)

瑜珈課 Tanya

伸出手
想像身體是一棵織滿綠葉的樹
鳥兒在髮間築巢
飽滿的愛在胸腹滋長
吸入黎明
吐出夜晚
回憶人生最初被擁抱的溫度
征服恐懼意念
專注如石頭
彷彿陽光烤熱泥土
射手瞄準靶心
慢動作是蜘蛛也是漂流木
分別吻過牆角和河川
內在是蠶繭也是地球
感受封閉和旋轉
暫忘人群
忘記臉
掠過言語
在寂靜中看見自己
卑微且空無一物
喜歡飛翔
丟掉時間的鎖
從地址刪除城鎮
刪除街道
當然
也不需要門牌號碼
霧散了便有山
雲開了便有天
深呼吸
一座神秘的橋銜接心靈

寒夜的熱情——贈黃騰輝先生（sensei） 周華斌

等不急到新店
就沿路和先生在車上打開一個一個話題
竟一路散落得都是感動

冷冷的夜晚
暖暖的熱情
將書房烘烤成適合聊天的秋天

1931 及 1969 年的距離
在飲一杯熱茶的時間縮短
往事的滋味加好茶的香味
慢慢飲下
慢慢在心裡回甘

讀過的文學史
以及
先生的往事
二個頻率
突然在內心合成一個互補及加強的振盪波形

紅太陽的話語
白太陽的話語
父母的話語
三種聲波
突然在耳朵內合成一條令人心酸的台灣史詩

夜已深
捨不得上床
身體被熱情烘熱的溫度還未退去
心裡又酸又甘甜
我一點也不睏

後記：2005 年 12 月 18 夜晚借宿在新店黃騰輝先生的家裡；2005 年 12 月 19 寫
在從台北回來新營的途中。

一月 張台瓊

1.

一月

凝重的雨水 像女兒的淚
滴落童年時的屋簷
她的等待不被注意
她的青春 淺灰色的墨漬，滴在
父兄的書寫裡

然而她是隻自由的魚
游向陌生的大海
以為夢境

2.

一月

街上的行人 厚重的衣
爆竹聲中走向過年
她的遠離不被注意
她的渴望 孩提時的嘉勉，盪在
滾滾的浪濤裡

原來她是隻回流的魚
鰭上的記憶複寫
家族命運

3.

喔！寧願你是隻大海拋起的蟹
摔落後忘記所有名字
無聲底攀附沙地
用身體 側寫出自己

或者夾著 堅強的小爪
找個位置人煙遠離
向地心吶喊
你見過 山河壯麗

(2014/01/ 19)

妳是我心內的一首詩—寫予 Z 蔡文傑

透早 佇大路邊
看風恰落葉走相迳
邊仔的樹仔
親像一隻白鴿鷺
惦靜

我想著
咱做伙討論詩藝、土地
交換內心風景的彼段日子
親像一片落葉
佇人生的大海
漂流

暗頭仔 佇外口散步
予家己的生命伸勻的時
我定定無細膩
去tōng著天星的目矙
閃閃熠熠
將我心內的彼首詩
淋醒

(2008/09/23 · 初稿, 2008/09/30 · 完稿)

註：

1. 走相迳 (tsáu-sio-jiok) = 追逐。
2. tōng 著 = 戳到。

在自由廣場 王韶君

昔日吹拂野百合的天空
鐵蒺藜飄落成
青春的獄火
燃燒生命與真理
捍搖權柄的
牆
颯起民主的風

如今，鐵蒺藜開花
用芳芬偽裝潛毒的枝椏
將愛纏繞成暴力
鎖在白色的牆
風潰散成絲
巨龍吐納著千年咒語
集結刺刀和拒馬
將思想的曲線
扭捏成
繭
灌溉銀亮的花朵
在自由廣場裡
信鴿也無法乘載
自由的重量

讀 菊 胡紹平

秋風與重九的菊
在古意中，沁濕了文人
只求在哀痛的現實裡
慰藉那歷經風霜的殘軀
堅定孤高的情懷
成就一首不妥協的詩作
任憑窗外月影枯枝
都勾動著思量時的曲折處

我翻閱每一位古聖先賢
遺留下的志向
竟然在此時此刻
替讀者的生活下一個
超越時空的註解

不如就將菊的意象
留予嗅覺
或是攬入懷裡
把一切曾在書中閱讀過的
悄悄潛入心底
不屈服於現實的句子
打碎成自己筆下的
尋找詩心的夢境
拼湊一個期許的自己

給希特勒—給非洲部族 周 過

燹火後 我們都以為你死了
我們都誠實地在非洲的沃地
誠實地種田 誠實地採礦
我們以為全新的時代將要展開
展開卻是輪迴又輪迴的宿命
狡猾是鬥爭
將盧安達黑魂白化成怨靈
我們誠實地在我們的土地
被剝削 被榨取 被屠殺
父頭是你黨羽們腳下的足球
姊妹是你繼承者日拋的插座
我們癱瘓地被壓在崩塌的天空
連自身都不能自主
我們無奈地接受了槍桿
強迫向撒旦簽下賣魂的約定
我們澈悟你並沒有離去
仍用地獄的電話下達你的命令
你仍然活著 你沒有死去
你只是暫時地退隱

※聞黑色大陸盛行種族屠殺，其兇殘非比尋常，心痛而作，字字真實，無一語誇飾，不知為何？猛然想起俄國詩人葉夫圖先寇之〈史達林的繼承人〉一詩，於是按其語調仿作。

※據非族，人死不腐，身變白，乃表怨靈，第七行即用此語。